

## 開放文學－風花雪月－繪圖第一奇女 第七回 只為求親牽舊恨 翻教別友動新愁

且說寇翰林與鎮國王因友成親，結了秦晉之好。當下寇公見高公應允，連忙站起說：「承兄厚愛，許結朱陳之好，小弟禮當拜謝。」說著，恭恭敬敬作了四個揖。高公起身還禮道：「賢弟達人，何必多此一番套禮？」寇公道：「雖不隨俗，禮不可廢，兄長請坐。」又命書童奉上酒來。這正是：良友結親情更密，知心相對話又長。恰逢佳節中秋夜，白露無聲潤海棠。燭煙酒氣如春暖，寇公吩咐啟紗窗；但只見一輪冰鏡當空照，月光如水映燈光。亮堂堂萬里無雲天氣爽，飄渺渺微風輕起送花香。他二人，歡呼暢飲快豪性，談今論古講文章。說一回英雄俊傑誰為首，歷代那個是忠良。贊一回夷齊阻兵叩馬諫，仁義雙全死首陽。歎一回未婚烈女從夫死，未親夫面繼夫亡。談一回閔子孝親蘆花記，實意真誠感晚娘。誇一回棄子留姪鄭伯道，九世同居的鄭大郎。論一回千金贖友吳公子，為全友義走他鄉。言一回李杜詩才高八斗，顛曾思孟聖門牆。笑一回佳人才子風流話，申生請死為嬌娘。罵一回賊臣誤國欺聖主，庸夫少見信妻房。兩個人高談雅論相答問，無非是禮義廉恥共綱常。正所謂酒逢知己千杯少，直飲到花移月影轉迴廊。

二人飲至三更，高公起身告辭，寇公還不肯放，說：「每年中秋，蒙聖恩御園賜宴，雖是皇恩同樂，終究不免拘束。今日與兄同慶湯餅之會，真是人生罕遇之事。屈兄少坐，多進幾杯。」高公道：「你我明日都要早早上朝，豈可貪杯。再者，賢弟貴恙，多飲了就犯，還要檢點才是。」原來寇公有點舊疾，酒飲多了，便要頭暈，非服藥不癒，一年必犯幾次。高公深知，因此不肯久坐。寇公陪笑道：「兄長厚愛，自當從命。但只是仙酒難逢，小弟不敢多敬，請兄再飲三杯。」高公說：「這個，愚兄謹領。」說著，望下問道：「接的人可曾來了？」下邊答應：「伺候多時了。」高公立飲三杯，回敬了寇公一杯，彼此打躬而別。寇公送至府門外。看著上馬，四隻火把，兩對燈籠，家丁護擁而行，到了府中，已至半夜，遂至蘭室安歇。

到了次日一早，上朝回來，走進上房，夫人欠身讓坐。高公向夫人問道：「夫人身上可好？」夫人道：「多承老爺掛念，妾身甚好。千歲昨夜歸晚，想是又與寇翰林飲酒遲了？」高公一面答應，一面回頭望被中一看，只見小姐睡得正濃。

鎮國王，看著愛女心中喜，春風滿面笑顏生。面帶歡容把夫人叫：「今有奇巧事一宗。昨與儔仙去賀喜，我二人席前歡飲訴心情。咱家夢鸞與他的子，年同月同日時同。我那晚夢中所見的玄門客，又到他府中指引顯神通。儔仙因此求秦晉，拙夫慷慨許婚盟。今日良辰下定禮，未識夫人可願情。」高公說罷一夕話，夫人歡喜笑盈盈。說：「儔仙本是清高客，忠孝傳家舊有名。千歲所見豈有錯，況有天意在其中。得與杰士為秦晉，使妾聞知實樂從。」夫妻正自說未了，只見那僕婦前來稟事情。

「啟千歲、夫人，寇府著人送禮來了。」高公吩咐取來，僕婦答應。去不多時，捧了一對朱紅方盒，上面壓著兩對赤金如意，放在面前。高公用手打開，見一個盒中是兩匹西洋紅錦，內夾著大紅全東寇公子的八字庚帖；一個盒中是大紅錦子包著個水晶比目魚兒，紅木匣兒盛貯。高公一見，歡喜非常，向夫人說道：「寇賢弟用此物為定禮足見萬分鄭重了。」遂問道：「來了幾個家丁？」僕婦道：「四個抬盒的，老院子許通押禮。」高公道：「先賞酒飯，抬盒人每人賞銀二兩，老管家賞銀五兩。」僕婦領命而去。

夫人、素娘一齊問道：「方才千歲說那定禮珍重，莫非那魚兒有些異處麼？」高公道：「正是。此物乃儔仙之父昔年在錦江為官，愛民如子，那一郡的黎民感戴。錦江公閒時邀幾個父老駕只小舟打魚為樂。一日，親手打著這個魚兒，出水時還蠕蠕而動，及至取在手中，竟化為水晶。錦江公就知是件奇物，帶回放在筆筒裡面，閒中把玩一回，也不大在意。一日上邊落了些墨跡塵垢，錦江公意欲洗洗。剛望水中一放，誰知他見水即活，鱗甲震動，就游起來。寇公伸手撈出，依然化為水晶。連試幾次皆然，方知是件活寶。從此珍重收藏，囑咐後人留作傳家之寶，若非至親好友，不與觀看。那時儔仙拿與我看，我勸他不可賣弄，恐為小人生隙。今日用為定禮，所以知他待我之心無爾我之別。」說著，夫人接在手中，細細觀看，向素娘說：「你看他這眼珠兒閃閃耀耀，何嘗不像活的？」素娘說：「何不放在水中看看？」遂叫丫鬟取一盆水來，放在裡面。果然就浮起，擺尾搖頭，滿盆中遊來游去，好生可愛。看了一回，然後收起。高公命取了兩個金絲蓮瓣八寶團盒，桃紅全東寫了小姐的八字，用兩疋百花蔥綠錦夾在裡邊，裝在盒內；那一個盒中就御賜的暖玉香圓連一個琥珀匣兒裝在裡面作為回定，盒蓋上押兩對珊瑚如意，也派了四個家丁送至寇府。寇府重賞來人，自不必說。

此後無事，平平安安到了滿月之辰，那些親友又要來慶賀。高公使人預期挨家阻辭，說：「添個小女，何敢當賀？再者三朝已蒙光顧，不敢復勞玉趾。」眾親友見辭的懇切，也就罷了。那日就是隆太君與李夫人同來，赴了早宴，接了楊夫人與夢鸞小姐挪了產床，住了幾日，送回高府。

那夢鸞小姐本是玉骨仙根，自然與塵世兒女不同，過一日添一日的伶俐，度一月增一月的嬌妍。

常言道：光陰似箭催人老，日月如梭快似雲。行見梅開白如玉，忽然又看柳垂金。風花雪月更寒暑，荏苒光陰又二春。夢鸞長到三歲整，眉目分明畫裡身。性格兒沉靜言詞少，說話兒聰明吐字真。鎮國王夫妻愛惜如至寶，隆太君相待似奇珍。只怕他才大命薄無永壽，大夥兒終朝提著心。那知道神仙下降償宿債，正非世俗等閒人。未來之事先莫講，且敘眼前目下文。他夫妻有了女兒仍盼子，還照舊虔誠日日把香焚。那一日素娘忽然懷六甲，喜壞高公夫婦們。越發感念純陽祖，頂札焚香分外勤。禱祝只求生子嗣，堪堪就是產麒麟。這日四月初八日，隆太君七旬正壽慶生辰。當今皇爺賜壽禮，還有合朝武共文。後堂中千金誥命多少位，宴畢閒談論古今。別的諸人且不表，且說那侍郎誥命呂夫人。

且說鎮國王與楊氏夫人是預先來的，到了正日，來了許多夫人小姐，都與老太君祝禧。看見了夢鸞小姐神如秋水，貌似春花，人人喜愛，大家拉著手兒，抱在懷中，引著他說話。那小姐歷歷回答，敏慧過人，引得那些夫人誥命，各各生憐，都贊楊夫人有德有福，生此神童。閨秀內中有一位呂侍郎的夫人康氏，分外喜愛，回家向侍郎誇夢鸞模樣如何秀美，資質怎樣聰明，真令人愛殺。侍郎聽完，鼻孔中冷笑了一聲說：「好死是人家的孩子，豈不是白愛？」康夫人說：「要不自愛，這也不難。」

康夫人滿面含春開言道：「老爺聽我講其詳。妾身到有一番意，與君細講慢商量。咱們的呂芳今年整五歲，與他家的女兒年貌正相當。咱的孩兒也不醜，正是一對小鴛鴦。老爺何不煩月老，明朝去見鎮國王。根基世代多相配，王府的千金相府的郎。門當戶對無差別，一說包管就停當。我愛他臉皮細嫩如花朵，頭髮漆黑亮生光。我愛他小小年紀無孩氣，行為舉止甚安詳。我愛他渾身骨格無俗態，兩眼猶如水一汪。我愛他說話聰明多伶俐，難得他大人樣子甚端莊。若得那個女兒作媳婦，看著豈不樂非常！」夫人說話多一會，呂侍郎無語搖頭只看牆。夫人不解其中意，開言復又問端詳。

「老爺，妾身說了一回，為何總是不言？」呂侍郎說：「高某為人，秉性不好，眼空面硬，我與他合不來，怎麼結親？」夫人說：「妾身往往聽得人都誇他仗義疏財，難道是些虛名不成？」呂侍郎道：「夫人還不知，他父親高瓊與咱祖、父都有些嫌隙。如今我到不念舊惡，趕著與他交好，誰知他滿肚皮的不合時宜，使出來令人無站足之地。這也罷了。還有一事，可恨之極！那年他服滿回京，面聖之時，聖上賜坐問話。皇爺欲升我入閣他競阻攔上意，誹謗我的短處，因此這幾年不得升轉。想將起來恨他不過，還與他結什麼親？」康夫人說：「他在駕前之言，老爺怎得知悉？」呂國材屏退使女，悄悄說道：「你婦人家不知世務，既然要作好官，須通內路。內路無耳目，不但不得好官作，連吉凶禍福也是瞎撞。自古以來，那些書呆子們，不顧天顏喜怒，直言諍諫，觸起聖怒，竟至身首異處，禍及親族，只落一個忠正虛名，也當不了生前的受用，豈不可笑可歎？我故此暗交結那些近御的公公們，作一個耳目，以窺聖意，悄悄遞這個信息，預備召見，奏對時自然暗合龍意，得邀天寵，得作大官，都虧了這個法子。這高廷贊昔日奏對之言，就是近御太監寧佐與我透的消息。」康夫人道：「怪不的我見常常與他送禮，原來是這一段隱情在內。依我說，這也是過

去的事了。自古道：一家女兒百家求。煩人過去說說，許了也未可定。咱們是個男家，也丟不了什麼。」

呂侍郎被夫人說的活動，將西賓傅士請過來，就把求親高府奉煩作媒的話說了一遍。

傅西賓控背躬身說：「遵命，此乃人間美事情。晚生願作槐陰樹，效力從中係赤繩。求得淑女配君子，老大人喜酒多多賜幾鍾。」侍郎大笑連說有，「不獨喜酒還謝花紅。」傅生聞言也大笑，呂國材吩咐手下備能行。傅生出門上了馬，後邊跟定二家丁。穿街過巷來得快，到了那高府門前下走龍。家丁向前答了話，高府家丁把話明。說道是：「暫屈相公略等侯，回稟千歲再來迎。」說畢轉身朝裡走，來在書房小院中。

鎮國王正在牡丹檻外，背著手看那姚黃魏紫，只見家丁手拿拜帖，打千兒回話：「稟爺，今有侍郎呂老爺家的西賓稱說奉東人之命，特來求見。」高公接過帖來一看，見上面寫著「求教晚生傅士拜。」高公腹中暗想：「呂侍郎與我無甚交情，今日突如其來，卻是為何？」沉思一回，吩咐有請。家丁答應，去不多時，把傅生請進來。高公緊行幾步，迎至角門以外。傅生先打一躬，高公連忙還禮，讓進書房，敘禮歸坐，書童獻茶。茶罷攔盞。高公道：「聞先生在呂府，受業的可是呂公令郎麼？」傅生答道：「晚生菲才後學，蒙呂大人謬愛，從讀者乃呂公族姪，幼失椿萱，呂公收來撫養。呂公令郎年才五歲，卻也聰明得緊。敝東人閒時領至書房，晚生寫幾個字兒與他記讓，過幾時問他，他一一了然，不忘一字。」高公道：「這也難得的很，將來定是麟角之器了。」傅生道：「正是，敝東翁因玉樹在前，既有佳兒，故思早擇佳婦。

呂公子不但聰明多穎悟，更兼他品貌清奇非等閒。呂公喜愛如珍寶，要選位名門淑女配良緣。有多少同寅宦室曾提過，呂大人總不如意稱心田。聞聽得貴府有位千金秀，打動了深心甚喜歡。一則是久慕清德常景仰，二則是戶對門當兩並肩。郎才女貌成佳偶，東翁斗膽要高攀。欲求兩好諧秦晉，特差晚生叩台前。千歲若是不嫌棄，小可執柯作保山。就此回復傅音信，呂大人專候在家園。」傅生說畢將躬打，鎮國王欠身還禮慢開言。

高公含笑說道：「此乃呂兄深情雅意，本當從命。但只是愚性生來有些小意，

他的那令郎今年才五歲，小女目下僅三齡。小孩兒花斑痘疹全無見，許多的關口不非輕。見多少美貌秀麗孩兒變醜陋，見多少殘疾腿腳與失明。結親之時都相配。及至成人多變更。這都是父母不曾慮及此，要想那一床兩好萬不能。愚意為此不敢許，只因兒女未成丁。並非擇嫌與推故，恐致後悔是實情。重勞賢契替謝罪，多承厚愛命難從。」老爺說著忙站起，望著書生打一躬。傅士聽了這些話，一團高興化成冰。連說不敢忙還禮，說道是：「大人在上請聽明。」

傅生陪笑開言說：「老千歲所慮固是，但只晚生臨來是呂大人曾言及此，說姻緣之事，分由天定，愛親作親，至於兒女之美丑，亦無足介意，小兒已出過痘疹，小姐或未曾出痘，以後就帶點殘疾，我這裡斷不肯盟嫌怨。晚生因見東翁一片至誠景仰，又因呂公子英俊可嘉；再者王府千金、相門公子，正所謂門當戶對，百美畢集。故不才斗膽執柯，還望老大人三思。」高公乃直性之人，見他酸酸的咬文嚼字，就有些不耐煩起來，說道：「多承美意，只是愚性自來言無二意，此事關乎兒女終身，非可冒昧，且等長成再議不遲，此刻斷難從命。」傅士見如此說，料難再講，只得搭訕說了幾句閒話，告辭而去。

高公回至後堂，夫人問道：「妾聞書房有客卻是何人？」高公就把呂府求親之事說了一遍。夫人道：「老爺何不以實言相告，就說已受了寇府定禮？」高公道：「你那裡知道如今的事，我與儔仙交好，本是義氣相投，並無私弊，可笑那些小人都有些意外猜度。若知我兩人結親，更生嫉妒了，不知要生多少誹謗離間。遇著議論國事，本是至公之言，他也猜作徇私之語，更有許多不便。如此辭去，他總然吃惱，其奈我何？」夫人道：「明中不能怎樣，就怕暗中記恨。」這一句話卻被楊夫人說著了。

且說那傅生回至呂府，呂侍郎見了，滿面生春，口稱：「重勞賢契，請坐，請坐。」傅生打躬坐下，說道：「勞何足惜，可惜是勞而無功了。」呂侍郎說：「是怎麼？難道高某不允不成？」傅生說：「晚生替大人致意，百般說，他百般推故。」就把方才之言說了一遍。呂侍郎聞言，勃然大怒。

呂國材滿面通紅開言道，連聲冷笑臉含嗔：「什麼是兒女幼小不幼小，分明是自大欺心藐視人！不過是功高買得君王寵，槍刀事業武壓文。兩輩子的國戚根子硬，仗著是金枝玉葉孫。往往的參人過犯性兒莽，是不是斗膽直言就陳君。我好意上趕著親近你，難道配不過武卒根？自古道，日月不能長晌午，東出終究往西沉。有一朝勢敗求著我，保不住將女求親送上門。倘若是崎嶇路上偏相遇，那時節各顯其能各顯神。何苦的落他話柄惹他笑，絕不該求他這門親。」呂國材越說越惱發恨，傅西賓陪笑開言呼大人。

「老大人不須動怒，若依晚生拙言，男家求婦，允與不允，也無甚要緊。這般門第，這樣郎君，到將來中個狀元與他看看，只怕他後悔已晚。」

呂侍郎被他勸的消了氣惱，忽又想起此事因夫人而起，遂走入後堂，把夫人盡力數落了一場。自此又把前仇勾起，便要謀害高公，只是無隙可乘：一來高公忠正，無一點非理之事；二來無佞府的隆太君不是好惹的，有先君賜的龍頭拐杖，敕封他上打不法王位宗親，下打犯律國戚皇親，把那些蒙君作弊的權臣顯宦也不知搬倒不多少，他的女婿豈是容易害得的？所以呂侍郎雖然懷恨，不敢輕易下手，見了高公，不但不露一些愠意，反加了一番親近和氣的光景。

這叫作，咬人惡犬不露齒，深心陰狠暗懷毒。鎮國王見他謙和無惱意，到敬他明達省悟勝當初。那裡知小人心比江湖險，呂國材橫運忽發把官升。這也是高公該把魔星現，偏遇著首相病嗚呼。呂侍郎重托寧佐替謀畫，寧太監保舉不明言。只好從傍窺聖意，雖然是用力暗中扶。這一日皇爺坐在通明殿，把那些眾臣之名御筆書。龍意是報告天地求賢相，卻不防受賄蒙君的惡闖奴。

神宗天子乃聖德明君，只因四相中病故了一人，意欲於九卿中擇選一相，恐用非其人，有快軍國大事，故此求天卜選。將九卿之名，御筆親書，掄作鬮兒，裝入玉瓶，供在龍案，焚香禱告了天地，這才回宮獨寢。這九卿中有呂國材之名。寧左猜透了聖意，打發皇爺寢後，悄悄把瓶中鬮兒都攪了出來，單把呂國材的名字套著御書寫了八個，掄鬮裝在裡面。次日清晨，天子起身淨手，拜了昊天，用金箸放在瓶中攪了一個鬮兒，打開一看，列公想這自然夾著就是呂國材的名字了。皇爺只道是天意所命，那是寧佐在暗中換了，蒙聖聰。

當下天子降旨，就把呂侍郎拜相入閣。呂國材這一喜非同小可，暗暗謝了寧佐許多金珠寶物。有那些趨炎附勢的納交賀喜，紛紛投拜門下。內中惱了一位君子。

諸公道是誰家子？就是那好飲儔仙寇翰林。聽得國材身坐相，書房悶坐暗沉吟：「吾皇本是英明主，何故今朝錯用人？呂國材深心笑面人難測，當事不言怕禍侵。全無為國忘生志，一片全家保祿心。這般材料評國政，到只怕是非顛倒壞彝倫。小人日進君子退，保不信降邦外國起煙塵。有心諫言非我分，主若不從枉費心。大丈夫見機而作是正理，到不如而今遠害且全身。何況我痼疾不癒時常犯，何必等作外喪魂。家中有幾畝薄田堪度日，這頂烏紗豈足論！急流勇退歸故土，無榮無辱過光陰。」越思越想主意定，提起霜毫寫表文。修了一道辭官本，這老爺乘馬如飛至午門。

豪爽人作事全無遲滯之意，修本已完，即乘馬入朝，知會黃門官。此時天子早朝已散，內侍將本傳入宮中奏聞，神宗天子素愛寇侶白之才，見了辭本，聖心實在難捨，意欲不准，又見本上是告病緣由，情詞著實懇切，沉吟了一道旨意，內雲：「念卿數年侍朕，翰墨勤勞，朕實不捨。宗卿有恙，朕又不忍固留，今准卿暫歸，痊可之日，優詔召卿，可急赴闕，勿勞朕念可也。」

旨下寇公謝恩，辭國駕回至府中，就把辭官之事向海氏夫人說了一遍。遂命秀娘收拾行李，後日初六日一早起身。夫人說：「此時暑熱天氣，怎生行路？」寇公道：「忽起故鄉之思，不覺歸心似箭，那裡還等得時候？」遂命丫環吩咐院子許通，急速積備車輛，叫你槐舅爺先騎到臨平江口僱下船隻。」丫環答應，吩咐出去。寇公更了衣服，命家丁備馬，往鎮國府去辭別高公。高公聽見他要回南，好生不捨，留在書房痛飲了一回，寇公大醉，方才別去。

高公因次日是端陽佳節，恐皇爺召宴，遂連夜上了告假的本章。天子准奏，賜假十天。高公次日用了早膳，命人抬著酒禮與寇公發腳。寇公迎進書房，二人打躬坐下。茶罷，攔盞，寇公急命看酒過來，滿斟一杯遞與高公。高公飲乾，回敬一杯，二人分賓主

歸坐，慢飲談心。

鎮國王手內擎杯心內慘，口內長歎把賢弟呼：「我與你自從那年相交認，意合情投似手足。雖然說別有親朋與知己，要像咱同心合志世間無。賢弟明日回南去，再無知己滿京都。我的名利之心也灰了，不久回轉燕山把地鋤。省了多少耽驚事，無榮無辱甚舒服。」寇公說：「小弟只因生此念，才把那功名富貴不貪圖。就只是此日一別何日會，這一段想思入骨酥。」高公說：「一日三秋從此始，好歹的便鴻多寄幾封書。愚兄還有一言勸，賢弟銘心切莫疏。你與我一般孤苦親人少，兄弟全無缺手足。千萬的節飲加保養，一身所繫豈輕忽。須念那啟後承先關係重，弟婦年輕子女孤。非是愚兄多此慮，你的酒疾不癒我躊躇。」寇公點頭說：「遵命，謝兄長金石良言弟佩服。」二人言至關情處，撲簌簌四目紛紛滾淚珠。彼此傷感多一會，寇老爺拭淚開言把兄長呼。

二人落淚多時，寇公忽然歡喜起來，說：「兄長不要傷感，小弟想起一事，甚是可喜。」高公說：「何事可喜？」寇公說：「你我孩兒今已三歲，不過數年，俱已成丁。那時小弟親帶了犬子來，一則求取功名，二則到尊府就親。且叫他小夫妻在兄嫂膝下侍奉幾年，小弟也住在尊府，與兄盤桓幾載，豈不是一舉三得的樂事？此時何必如此傷感。」高公聽了呵呵大笑道：「賢弟所見極當，且把此日的離懷，預作他年歡會便了。」二人說至樂處，歡呼暢飲了一回。高公問道：「賢弟路費花銷可曾齊備？」寇公點頭說：「將就夠了。」

高公說「途長路遠非一日，到了那馬頭還得把船更。天宮的晴晦難預料，怕的是連陰風雨阻歸程。萬一手短無借處，出門最怕路途窮。愚兄奉贈銀千兩，略表相交一點情。晚間命人送至此，路途使用也從容。」寇公說：「承兄厚愛多關切，使小弟受之有愧卻不恭。但只是兄長事多花費廣，怕的是人少出多後手空。」高公回言：「無妨礙，我有些祖遺田地在家中。每年間，租銀兩季八千兩，鄭昆親送至京都。搭著俸銀足夠使，賢弟不必慮愚兄。惟願你一路平安歸故里，速寄平安信一封。愚兄也好將心放，免的我行雲目斷望歸鴻。」寇公答應說：「知道，不須兄長再叮嚀。」二人正自言未了，只見那院子前來稟一聲。